

## 中美关系

### 上海美商会报告称 2019 年约 78% 的在华美企实现盈利

9 月 9 日, 上海美国商会发布中英双语版《上海美国商会 2020 年中国商业报告》。调查于 6 月 16 日至 7 月 16 日进行, 得到普华永道中国的支持, 反映了 346 位会员企业代表的观点和见解。

报告显示, 尽管 2019 年中美关系紧张加剧, 经济发展放缓, 但在华美企仍保持盈利, 去年 78.2% 的企业实现盈利, 略高于近年来的水平。不过, 新冠肺炎暴发影响了今年剩余时间的投资计划和利润预期。近一半 (49.2%) 的公司预计 2020 年在中国的营收将低于 2019 年, 32.5% 的公司将高于 2019 年。

企业仍看好中国市场, 78.6% 的受访者表示, 其投资配置没有变化, 较 2019 年同比增长了 5.1 个百分点。不过, 今年计划增加在华投资的企业比例从 2019 年的 47.2% 降至 28.6%。投资减少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加剧, 26.9% 的受访者预计这种紧张关系将无限期持续下去。

受访企业认为, 中国的监管环境在继续改善, 特别是在获得许可证等方面。今年有 40.6% 的企业表示很难获得许可证, 低于去年的 56.7%。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不力仍然是会员企业最关心的问题, 53.6% 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个障碍。

### 美学者称美对台政策中的战略模糊走到尽头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 等人近期在《外交事务》期刊发文称, 40 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不分党派, 都避免对“台湾一旦遭受大陆攻击美国是否协防台湾”的问题

作出回答，让台海两岸都摸不清底细，以免双方轻举妄动。

文章称，如今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大陆在推进自身利益方面变得更有自信，其在南海、中印边界、新疆、台海和香港的行为都表明，美国得严肃看待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可能性。连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处理两岸关系时都小心翼翼，避免采取可能跨越大陆红线的举措。防止台湾“宣布独立”不再是美国的主要关切，美国是时候采取战略清晰的政策了。

文章建议美国政府，以总统声明和行政命令的方式重申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同时“毫不含糊地表明，一旦台湾遭到中国（大陆）的武装攻击，美国必定会有所回应”，但也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以防台湾试图利用美国的新政策。强调美国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坚持以和平并得到双方同意的方式来处理两岸分歧。简而言之，美国的政策目标不变，可能改变的是手段。

网络战也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对中国的批评也破坏了中国作为稳定投资目的地的声誉。双边关系的经济基础不断削弱，有可能导致双边关系崩溃，这可能成为新冷战的主要推动力。双方必须努力保持一种积极的，即使不一定是温暖的关系。

### **美学者建议为未来的中美竞争设定参数**

美国卡托研究所网站近期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的文章称，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中美之间仍将存在严重的政策分歧，为了避免冲突，设定可接受的竞争参数至关重要。为此，文章在以下方面提出建议：

一是贸易谈判。华盛顿明智的做法是将盟友纳入谈判过程，

以完成美国的优先事项。各方都能从贸易中获益，且这种商业联系创造了重要的人际联系。

二是网络战。两国之前曾就该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网络冲突有可能创造一个全新的战场，双方都在不断进攻。传统的间谍活动不可避免，但商业间谍活动将经济关系政治化，并鼓励政府报复。双方必须努力维护积极的关系。

三是政治宣传。政治宣传难以避免，但用假新闻妖魔化对方，指责对方故意制造疫情，肯定会破坏双方关系。两国应该排除有关基本合法性的攻击，这意味着美国应该避免蓬佩奥式的有关中国政权更迭的讨论。

四是重要议题。中美需要继续就重要议题开展对话，如人权问题、台湾问题、亚太领土主张问题。将这些争议军事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最后，两国政府都需要考虑如何构建东亚关系，以同时适应中国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这个新秩序需要地区大国的政治理解和参与，需要致力于通融、妥协与和平的共同态度。

### **美学者称美日需加强合作以应对中国**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 9 月 11 日登载该智库东北亚资深研究员布鲁斯·克林格纳（Bruce Klingner）执笔的报告称，美日联盟不足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需要发挥全部潜力。

报告称，目前美日联盟表现不佳，并非因为日本缺乏防卫能力，而是它在运用这些能力方面犹豫不决。日本安全态势的不断变化往往只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强烈批评，或对日益严重的威胁做出滞后的反应。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既要不断推动东京超越其舒适区，又要理解阻碍日本成为更强大联盟伙

伴的宪法、法律、预算和社会限制。

报告称，中国现在在许多方面构成威胁，日本防卫文件中的一个主要主题是，日本需要从冷战时期的静态防卫转变为使用有机动性的日本部队以阻止中国对其西南岛屿的攻击。但日本的努力远远不够应对中国的挑战，且美国的官员和专家担忧日本自卫队开展联合行动的能力仍存在重大缺陷。

报告称，华盛顿需要继续与东京合作，推动日本超越其舒适区，扮演更大的安全角色。这意味着：增加日本防卫预算；提高日本自卫队各军种和海岸警卫队的合作；整合自卫队的规划、训练和指挥结构；为西南岛屿建立一个联合工作队或区域指挥部，并设立一个统一的指挥官；将防空和导弹防御纳入同一个结构；通过日本版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以加强联合国家安全办公室的作战和指挥权，增强自卫队开展联合行动的能力；增强两栖作战能力；制定联合方针以对抗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加强联盟军队协作。

### **甘思德分析美国国会在美对华政策中扮演的角色**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9 月 11 日登载该智库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文章《国会的中国“雷声”》。甘思德引用中国俗语“雷声大，雨点小”来形容目前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但他也指出未来国会在对华立场上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当第 117 届国会开始运作时，“雷声”可能会伴随着一场“大雨”。

甘思德称，几十年来，国会一直在对华政策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两年，国会明显有了更多关于中国的活动：自 2019 年 1 月第 116 届国会开始以来，至少有 366 项与中国相关的法案被提出，且涉及领域广泛。另一大特点是立法节奏加快。在过去的

六个月里，有一大波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出台。其中，共和党提出的议案数量明显多过民主党或两党共同提出的议案。但总体而言，两党议员对中国的关注度都明显上升。

甘思德指出，尽管两党议员提出的法案数量大幅增加，但颁布的法律数量却没有相应增加。在提交的 366 项法案中，仅有 19 项被众议院通过，7 项被参议院通过，仅有 12 项由两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不过，这 12 项法案有较大影响力。

甘思德总结称，未来，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这不仅将反映在提出和通过的法案中，而且还将反映在听证会、调查以及国会给行政部门的信件中。

### **美学者：中美竞争不是意识形态之争**

**意识形态并非中美关系中问题的根源。将中美竞争主要视为意识形态竞争将会误解它的本质，并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外交事务》期刊近期登载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柯伯吉 (Elbridge Colby) 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专家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D. Kaplan) 的文章称，中美竞争并非意识形态之争。文章摘要如下：

如今，两党合作在美国很少见，但两党确实有共同之处，即对中国感到深切担忧。即使在国会之外，对于中国为何对美国构成威胁，各政治派别也达成了广泛共识。对许多人来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压迫性的一党制国家”。特朗普政府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都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了抨击。

对中国的批评是“正确的”。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异常激烈，这要求美国在许多方面采取强硬立场。然而，意识形态并不是中

美关系问题的根源。即使中国是“民主国家”，中国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国土面积以及随之而来的实力也会引起美国决策者的深切担忧。将这种竞争主要视为意识形态竞争将会误解它的本质，并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是自 19 世纪末以来除美国以外国际体系中崛起的最大大国。它“希望在亚洲建立霸主地位，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北京追求这些目标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意识形态。中国很有可能寻求建立一个对其经济有利的区域贸易区——一个现代的类似于 14 世纪到 19 世纪中国处于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国谋求霸权也有战略目的。中国一直感到自己被美国的盟友和其他竞争对手包围着。在经历“一个世纪的屈辱”后，中国渴望站起来，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展示自己的实力。

这些要求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意识形态。但无论中国的追求是多么自然，美国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首要利益，那就是阻止中国实现这些追求。对美国人来说，这种利益至关重要：与亚洲进行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的能力。美国根本承受不起被排除在这个巨大的、仍在增长的市场之外的后果。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也希望确保中国不能主导该地区。

如果美国决策者坚持认为与中国的竞争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那么将难以建立联盟应对中国。更糟糕的是，它可能会导致更多不必要的负面结果。意识形态的斗争导致竞争的强度和风险升级。意识形态的棱镜要求美国改变中国的国家和制度，反过来给北京更多理由采取潜在的灾难性措施来避免失败。事实上，只要中国尊重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利益，美国可以与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共存。

将竞争从根本上理解为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欺骗。这样做的风险在于沉迷于幻想的希望，即一旦自由民主在全世界传播，战略

竞争就会结束，美国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世界里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平合作。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随后的发展轨迹本应让美国人明白，即使这样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上对立的对手放弃并改变其政治体制，国内的变革也不一定能解决根本的战略紧张关系。

外交政策是由一系列需求组成的。外交政策应该服务于一国公民的利益。美国可以也当然应该强调对人的尊严和政治权利的尊重，以区别于中国，但政策制定者必须保持清晰的视角和选择性，尤其是在风险如此之高的情况下。

## 美国外交

### 美媒称中东对美国而言已不再重要

“政客”网站9月3日载文称，拜登希望美国可以回到谈判桌前，领导自由世界的国家共同迎接世界面临的挑战，因为对美国来说恢复自己在全局卫生合作、气候变化以及与中国贸易对抗中的领导地位和良好声誉至关重要，相较而言，中东地区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美国例外主义均不能修复如今支离破碎的中东，亦不能引导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美国在中东仍有利益需要保护，但在保护方式上需要变得现实、谨慎和自律。

下届美国政府将面临自1940年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国家复苏难题，阶级、种族和政治分化、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怀疑和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都将严格限制美国追求海外利益的行动。疫情导致美国民众生活困难，加州大火、飓风等极端天气频发，白人种族主义兴起，中国在亚太崛起，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得中东已经不再重要。

冷战期间，美国寻求主导中东，主要是为了确保其能源可以流向美国及其盟友。但是随着美国国内石油、天然气产量提高，近年来中东能源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对于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持续动荡而波动的全球油价，美国也有能力通过市场机制做出快速反应。

美国如今在中东面临着既不能改变它又不能离开的局面，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包含三点，即限制恐怖主义、保护石油贸易和解决伊朗核问题。在可见的未来，中东仍会是一片混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主导它，美国已经不是也不需要成为中东霸主了。

### 美刊称特朗普绝非鸽派

《大西洋月刊》杂志网站 9 月 11 日载文称，特朗普将美国军人贬为“傻瓜”和“失败者”，这让特朗普深受打击，并澄清自己是“不干涉主义者”，但事实上，特朗普绝非鸽派。

文章称，“9·11”事件后的 20 年里，美国发起的全球反恐战争导致了诸多冲突，它们侵蚀着美国的公民自由，毒害着美国政治，如果总统能看清这一事实，对美国是一件好事。但特朗普绝非此类总统，他总是言行不一。

文章称，特朗普并没有让国内的战机和导弹闲置，他加强了在索马里和也门的空袭，还取消了奥巴马时代对无人机作战的限制和透明度要求，并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暗杀了伊朗将军苏莱曼尼。此外他废除了奥巴马时代的伊朗核协议，也表示不会尊重任何要求美军离开伊拉克的请求。因此，特朗普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不干涉主义者或鸽派。

文章称，特朗普很可能会和奥巴马一样，对外宣称自己是反恐战争的怀疑者，但实际上都在扩大反恐战争的规模。将特朗普



视为鸽派毫无根据，他绝非自己在电视上扮演的那个战争反对者。

## 美智库称中美竞争不能决定亚洲的未来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近日载文称，中美正在竞相制定亚洲的规则和标准，但该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由自己塑造未来，这意味着亚洲的未来不会以美国或中国为中心，而是走向一种碎片化和不断变化的联盟形式，以及各种规则标准的拼凑。

虽然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两国都在该地区鼓励亚洲国家接受自己的规范标准，并且强迫他国不要与自己的对手合作。美国惩罚了对中国大陆提供技术支持的亚洲公司（如台积电），中国在“萨德”部署后对韩国公司进行了惩罚。但中美为定义该地区未来的努力，迄今都以失败告终，都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也低估了亚洲国家塑造自己未来的决心和能力。

印度、印尼、日本、韩国等国已经获得了影响自己在该地区未来的权利，虽然这些国家不信任北京，但是也没有接受由美国主导未来。近年来，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亚洲条约和机构在激增，例如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而最近的一系列提议都是东盟在推进。

2008 年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总量下降，亚洲经济体不再依赖西方市场和资本。亚洲国家越来越成为美国玉米、猪肉和天然气的主要消费国。亚洲已经成为资本的来源地而非接收方。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项目扩展其外交政策，来自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资金正在地区寻找收益和融资机会。与此同时，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新兴大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满足于接受主要由西方建造的架构。

北京“胁迫”亚洲国家不与美合作，加剧了后者的恐惧情绪，

而华盛顿的亚洲政策也面临挑战。新冠疫情也未能让中美两国有丝毫建设性合作，如果中美两国持续破坏亚洲有意义的协作，最终两者都会出局。

## 美智库：地缘政治变化正在加剧核武器扩散的压力

美国和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相对而言是成功的，但有新的理由质疑未来这种记录是否会持续。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新美国安全中心近期联合发布报告称，地缘政治变化正在侵蚀国际防扩散机制，核武器扩散的压力上升，为此，美国应作出政策调整。报告主要观点如下：

美国与伙伴合作，稳步建立了包含各种阻碍因素和障碍的防扩散框架。其中包括：制定了对核弹设置法律、政治和规范障碍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美国对盟友作出安全承诺，降低了后者对核武器的需求；对试图制造核弹者采取一系列严厉惩罚（如制裁）。

换言之，进入“核俱乐部”的障碍很高，那些希望获得最终武器的国家需要接受重大风险。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许多国家探索或追求核武器，但今天只有 9 个国家拥有核武器。

不过，有几个趋势正在侵蚀这一系列巨大障碍的基础。这些趋势源自国际体系性质和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美国的影响力下降，并逐渐退出它在 70 多年来帮助创建和领导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一个竞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的安全环境正在出现。

具体而言，影响核扩散前景的趋势有七个：核威胁日益增加，地区安全环境日趋紧张，从而创造了核扩散的压力；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正失去对美国的信任和信心（包括其信守安全承诺的意

愿), 增加了它们寻求核武器或相关能力的风险; 威权领导人的崛起增加了核扩散的可能性; 能够进一步削减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器或限制全球核武器库不断扩大的军备控制措施前景黯淡; 美国利用民用核能销售和援助推进核不扩散目标的能力正在下降; 随着各国设法降低制裁的影响, 且美国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逐渐受到侵蚀, 制裁作为一种防扩散工具的效力可能会减弱; 美俄、美中之间的竞争加剧, 这可能会阻碍在防扩散方面的合作, 并加大美国实施防扩散政策的难度。

这些趋势将对核扩散和美国政策产生三大影响: 首先, 它们会迫使一些国家寻求核武器或相关能力, 以对冲风险; 其次, 它们几乎肯定会考验美国有效运用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防止扩散的能力, 削弱这些工具的效力; 最后, 它们可能会使美国的防扩散目标与其他政策目标日益对立, 迫使美国做出更艰难的权衡。

为此, 美国的政策必须调整。然而, 推动许多趋势变化的是结构性和系统性因素, 这意味着很难阻止或扭转这些趋势。鉴于这些趋势的本质, 最理想和最持久的解决方案很难在较长的时间框架内实施。因此, 为了做到有效、可持续和实事求是, 美国的政策需要迎合这些趋势, 而不是与之对抗。

有鉴于此, 美国应努力: 修复与盟友之间的信任赤字, 帮助盟友增强其对地缘政治环境压力源的适应能力, 并提供应对新威胁的保证; 保持灵活和务实的态度, 并承认将美国民用核合作用于防扩散目的的内在局限性; 评估、测试和加强美国的强制手段, 以应对未来的扩散威胁, 并确定和填补相关缺陷。

## 美国政治/其他

### 特朗普在郊区的支持率仍有可能反超拜登

“政客”网站9月7日载文称，特朗普在郊区的支持率仍有可能反超拜登。文章摘要如下：

自从中期选举以来，“郊区选票”这一特朗普曾经以微弱优势战胜希拉里的特殊领域，成为特朗普连任的最大短板。为了把这些选民拉回到自己身边，特朗普利用“弗洛伊德事件”，将骚乱归咎于放任犯罪的民主党人，并称拜登会让美国郊区变成废墟。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大多数民调都显示，特朗普的呼吁收效甚微，在治安、司法和安全问题上，拜登的支持率都比特朗普高。资深共和党顾问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认为，特朗普谈论的是正确的问题，但他用了错误的方式。郊区选民想要的是“公共安全”，而非“法律和秩序”。

一些收入较高的选民开始担心城市中心的动荡，但还不清楚这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投票。而在一些关键摇摆郊区，拜登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如果内乱持续下去，特朗普可能会收获一个坚强领导者的形象。

### 美国应对疫情不力，原因何在？

美国《外交事务》期刊网站近期载文称，美国又一次成为“例外”，全球多数国家成功控制住了新冠疫情，而美国却失败了，其原因在于公共卫生被忽视和政治两极分化严重。文章摘要如下：

到目前为止，美国应对疫情的失败众所周知。要理解美国在疫情应对方面成为“例外”的真正根源，必须认识到上述问题的共同原因：即便是在这场历史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美国领导层也未能重视公共卫生工具和专业知识。

长期以来，公共卫生一直与美国的个人主义相冲突，并与利润丰厚的医疗保健系统的激励措施相悖。近年来，资金不足的机构遭受了人员和专业知识的巨大流失。而美国人很难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的事实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

特朗普政府不但未能解决障碍，反而还利用了这些障碍，把寻求政治优势置于人民和公共卫生原则之上。有效的危机沟通要求不同信息来源传达一致信息，而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党派色彩严重的信息来源对疫情的威胁轻描淡写，“阴谋论”（被社交媒体放大）加剧了对疾病控制措施的反对。恐怕只有在美国，公民才会因为政治立场而对是否戴口罩产生分歧。

美国需要调整其与公共卫生的关系，该领域及其从业者也需要为复兴做好准备。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仍有可能迎来积极的结局：有原则和统一的国家领导将帮助美国战胜这场疫情，并为一个更健康的未来奠定基础。

## **YouTube 或成特朗普竞选连任秘密武器**

“政客”网站近日载文称，在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团队利用脸书作为宣传工具赢得了对希拉里的优势。在今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团队斥巨资在谷歌旗下的 YouTube 视频网站发动宣传攻势，试图将 YouTube 当作密武器，复制 2016 年的胜利。

分析称，大多数竞选活动都仅仅是简单地把电视宣传片发布在 YouTube 上，但特朗普的 YouTube 频道则集合了大量独家新

闻、竞选广告和原创网络节目。在过去一个月里，虽然特朗普的竞选连任活动在电视广告方面收缩开支，但他的团队却在 YouTube 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

特朗普团队将 YouTube 视为民主党竞选活动的软肋，并试图将此转化为优势。YouTube 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网络平台，皮尤调查显示，18 岁至 29 岁的年轻人中，有九成以上会使用 YouTube，使用比例超过 Instagram、Snapchat 和脸书。特朗普团队称，25 岁至 34 岁的人群对其 YouTube 频道的浏览量显著增加。

但随着民主党在脸书上的宣传攻势逐渐赶超，同时脸书的一举一动都被剖析，特朗普团队认为，在 2020 年大选期间，YouTube 在动员、筹款和劝导等方面可能有时比脸书更为有效。

## 美媒分析新冠疫情之下美 2020 年大选的形势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载文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空前数量的美国选民开始倾向于邮寄投票，尽管特朗普试图抹黑邮件投票，但以恐惧为基础的策略似乎正让越来越多的选民疏远。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不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到选举日美国预计将有超过 20 万人死于新冠肺炎。空前数量的选民选择通过邮寄投票而不是前往投票站。这意味着特朗普或拜登可能在选举日“赢得”一个州，而在所有邮寄选票清点完毕后，结果却发生变化。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可能成为最混乱的选举。

不出所料，特朗普故意打击选民对邮寄选票的信心，营造不确定性的气氛。他经常预测选举将被“操纵”(如果他输了的话)。事实上，几乎没有因邮寄选票而导致选票被盗的记录。

本次选举面临的挑战不比任何一场外部战争小：新冠病毒大流行，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经济崩溃，到目前为止失去了 2200 个工作岗位；创纪录野火席卷美国西海岸，加剧了焦虑不安的气氛；反对警察对黑人施暴的大规模示威曾一度被视为民主党的优势，但示威活动演变成暴力，反而有可能对特朗普有利。

特朗普最近的策略是试图吓唬住在郊区的女性，暗示拜登会给她们的社区带来犯罪和暴力。到目前为止，这一策略收效甚微。他也没有努力说服为数不多的尚未表态的选民，让他们相信，拜登将受到左派的控制。

民主党人将拜登打造为正派、正常的人，不会煽动种族仇恨，也不会试图分裂国家。在经历了毁灭性的家庭悲剧后，拜登与毫无同情心的特朗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民主党人正在有效地利用这一点。

据推测，比四年前更可靠的州民调显示，拜登在足够多的摇摆州领先，足以赢得胜利所需的 270 张选举人票。但许多民主党人仍然对特朗普在 2016 年大选中的胜利感到痛心，当时特朗普在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这三个州以极微弱的优势获胜，尽管他在全国范围内的得票率低于希拉里。如今，拜登在几个摇摆州的领先优势微弱，因此民主党人的担忧仍在加剧，这可能是布隆伯格决定承诺提供 1 亿美元帮助拜登赢得佛罗里达州这一重要战场州的原因。

不过，最近有一系列对特朗普不利的书或文章问世。特朗普一定很困惑为什么他最近的侮辱性言论现在似乎对选民产生了影响。特朗普仍然是自己最大的政治负担，仅仅是因为他说得太多了。如果他在 11 月的大选中失利，那么他只能怪自己。

